

史籍：負笈燕京，志切救亡，當年勇赴學潮，名列投筆香島，情牽家國，不倦宣揚大義，無愧平生。

弟曾敏之敬輓

言青

義賣，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，它既給慈善機構帶來不菲收入，又通過買賣物品的方式，交流了各國各具特色的文化，增進了各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。

她已經不再「一團夜氣」，歷練得相當世故了。替她想，黛玉本是寄人籬下，她處在籬下的籬下，不但身份比紫鵲低，前途也比紫鵲堪憂，如果出現最壞的情況，比如黛玉竟不幸病亡，那麼，紫鵲的退路是現成的——她本是賈母的丫頭，再回到賈母身邊就是了。但雪雁呢？她並非賣家世奴，也非襲人那樣是賣家花兒，銀子買來的，從理論上說，黛玉若亡，她應還回主人，可林家已經流散，她何去何從？因此，她再憨厚厚樸，也不得不時時關注他人。有什麼好處到咱們眼前」，實施嚴格的自我保護，而且把紫鵲、林姑娘當作了兩道保護牆。雪雁拒借月白緞子襖兒給小吉祥兒，不本小利，而是一個在生命之旅中漂泊的小生命，在努力維繫自己的利益，求得安全感。

雪雁是這樣向紫鵑稟報的：「……小吉祥兒沒衣裳，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襯兒。我想她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，往薛地兒去恐怕弄髒了，自己的捨不得穿，故此借別人的。借我的弄髒了也是小事，只是我想，她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咱們跟前，所以我說了：『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收着呢。如今先得去告訴她，還得回姑娘呢。』姑娘身上又病着，更費了大事，誤了你們老出門，不如再轉信罷。」

卻一直只是個影子似的存在。

但是到第五十七回，雪雁自己說起小吉祥兒跟她偕衣的情形，這個人物形象忽然鮮明起來，彷彿一瞬間聚光燈圍住了她，那幾百字，無妨視為「雪雁正傳」。

寫到管內廚房的柳嫂子有個閨女柳五兒，「雖是廚役之女，卻生的人物與平、襲、紫、鴛皆類。一可見到後來紫鵲是與平、襲、鴛三位大丫頭並列的高素質人物。平、襲、紫、鴛在書裡都有許多重頭戲，雪雁雖然後來時不時地提到，

見雪雁甚小，一團孩氣……便將自己身邊的一個二等丫頭，名喚鸚鵡者與了黛玉。——鸚鵡跟隨黛玉後易名紫鵲，由二等丫頭升為一等丫頭。第六十回

# 借雁雪

雪雁是很早就出場的人物。第二回寫賈雨村到林如海家作西賓，「妙在只一個女學生，並兩個伴讀丫鬟」。第三回寫黛玉進賈府，應是兩個伴讀丫鬟之一。第一回寫黛玉進賈府，「只帶了兩個人來：一個是自幼奶娘王嬷嬷，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，也是自幼隨身的，名喚作雪雁。亦是自

的丫頭雪雁，從王夫人那邊取人參回到瀟湘館，說在王夫人那邊下房歇息時，趙姨娘招手叫她，原來是趙姨娘兄弟趙國基死了明日發喪，趙姨娘要帶小丫頭小吉祥兒去伴宿坐夜，小吉祥兒要跟雪雁借丫頭銀子與兄長。

曹雪芹的文字真是細針密繡，得空便入，玲瓏剔透。到第五十七回，他寫了前八十回裡寶、黛愛情的最後一個高潮：慧紫鵲情辭試黛玉。按說集中去寫紫鵲以江南林家即將來接走林黛玉，試探寶玉有何反應，以此來結寶黛、黛二人的一段婚姻前景，這回書也就非常了得，且也偏重此一著，就是寫紫鵲像一般。

她說父親使用過的泄慾生孩子的工具，是曹氏宗族的世叔之一。趙姨娘驕，「年下才升了九省檢點」，而趙國基只是跟隨寶環上學的男僕。探春堅持按家生奴才的待遇只賞了趙國基二十兩銀子。這是「工銀多」理合賣家生奴才「心理發冷」的一役奇事。

趙姨娘跟前的另一個小丫頭叫小吉祥兒，她只暗出。第五十五回寫探春看家，遇到一個情況，就是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死掉了。自查賭、抄檢大觀園、死晴雯、逐芳官……

她在第七十三回開頭正式出賣，大老頭的忽然來到怡紅院直走到寶玉跟前，告訴她趙姨娘剛在賈政耳邊下了鳥，「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，說完就匆匆離去。按說小喜鵲不是烏鴉，應該報喜不報憂。」

常婷婷

何巧生大姐走了，我感到萬分悲痛。大公報的老、中年同事，凡是和她共過事的，相信都會與我有同感，深表懷念。五十年代進大公報工作的我們這一代，都已白髮蒼蒼，但是巧姐對我們的愛直到今天還是難以忘懷。

一九五〇年，我時年十九歲，梳着兩條長辮子，孑然一身，人地兩不熟來港投靠娘舅，內心惶恐不安，幸而那年大公报增辦新晚報，經介紹，我報考對校，僥倖被錄取了。我住進大公报設在堅道贊善里八號的宿舍。第一個伸出手給我溫暖友情的就是何巧生大姐。我被安排和她同住一間不到一百呎、面對面兩張單人床的小房間。她看出我的不安，立即親切地對我說，大公报不同於社會上其他機構，這裡的同事都是有理想、有學識、有抱負的人。進了大公报有如進了一個大家庭，同事之間都像兄弟姊妹一樣，不用害怕，有什麼困難、不明白的事情可以跟我講。完全是一個大姐姐的口腔，令人感到親切。

記得我第一次寫東區，就是巧姐給我一篇英文電訊叫我翻譯，她在旁邊教邊改，還鼓勵我投給《婦女與家庭》版投稿，每篇文章都經過她的修改才不致被「投籃」（投字紙簍）。後來我被調到要開課，又在她直接領導下翻譯電訊稿。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尼迪在達拉司過晚時是香港時間深夜三時，編輯部夜班同事大部分都已下班，只剩下巧姐和我，還有副總編輯趙澤摩。我們正在準備第二天排印的要聞稿件，機房也已準備好開印。這時巧姐的主要工作已結束，但是她還在不停地到路透社、美聯社、法新社三部電訊機旁查看。突然她大叫：「有大事！」廿尼迪遇刺！

！」於是趙澤隆立即通知字房、機房，要領班留下，機房停機準備抽調版面。巧姐和我急忙趕譯肯尼迪遇刺的報道，这一幕緊張時刻直到今天還歷歷在目。

和她同宿舍的七年中，除了在工作上幫助和指導我之外，她對我的生活和健康關懷得無微不至。當她知道我發哮喘時，登上四層樓高的宿舍要花十五分鐘時間，就請了她的一位朋友楊老六替我注射紮盤素針，後來我的體質增強了、發病率也漸漸降低了。

巧姐不只對我一個人這般照顧，還關心住在我們隔壁的男同事如陳文統（梁羽生）、謝潤身等人的生活起居。當年常有一些青年進館，有的只有十五、六歲，多出身勞苦，每天清早騎自行車挨家派報。巧姐在工作之餘帶他們學習文化知識，教他們英文，組織集體郊遊。每年國慶和報慶都組織他們排練舞蹈、合唱、演話劇等文藝節目，雖然那時她們不過四十歲左右，但在我們這年輕的一群中已樹立了大姐姐的親和形象。在巧姐帶領下那些少年同事不斷努力學習提高，後來從練習生做到校對、助理編輯、直到課主任的有幾人。這批人現在也都已退休，可是當我們聚在一起時，總會回憶當年我們在這個可親的大家庭中生活的那段美好日子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九六二年同事劉芻如獲邀參加阿聯航空首航典禮，不幸航機途中墜毀，芻如身故，其子女天均、天海、天蘭均在稚齡，夫人楊範如大姐驟聞噩耗，痛不欲生，何大姐強抑悲痛之慮，立即邀請三位女同事：李立睿、吳秀琴（文匯報）、胡若瑋等大姐輪流到她家陪伴、勸解，巧姐對同事的友情之深令人感動。

巧姐的寬厚待人不僅及於同事，還感動了許多老同事

何巧生與朱啓平（左）、李宗瀛（右）  
一九八二年攝於朱家

常婷婷提供

子心

文化  
什錦

有兩種女人，是多數男人不待見，打心眼裡反感的。一種是咄咄逼人的女人；一種是不斷抱怨的女人。

先說第一種女人。這類女人，往往擅長辯論，言詞鏗鏘，行事也潑辣……從表面上看，她們頗似一些女強人，但實際並不是，因為女強人鏗鏘、潑辣，為的是工作和事業，而她們為的是口舌的勝利，情緒的發洩，心理上的痛快……我幸免幾次領略了這一類女人的「風采」。記得有回去赴一個酒宴，席間有兩位女士。起先大家不太熟悉，互相介紹、閒聊，都有禮有節。……至酒過三巡，也就隨便起來了。其時有位先生，對一宗正炒得火熱的新聞發表了一個比較獨到的見解，這就引起了爭執……讓入「刮目相看」的是一位女士，但見她圓睜杏眼，唇脣舌劍，與各抒己見、各執一詞的幾位爭辯，每遇「阻擊」，她都更加來勁，到激動處，拍案而起，說話像機關槍，噠噠噠地掃射……另一位女士幾次拉她，說好啦好啦。她兀自滔滔不絕……而如果她所說真在理，倒也罷了，可「擲地有聲」的，儘是自我的感覺、情緒，幾位先生跟她論爭了一會，一看，嘿，惹不起，於是大家或閉嘴噤聲，或勉強笑着，說她是「女中豪傑」，「巾幗不讓鬚眉」……席間一位女士，幾個男的無不搖頭……是的，俗做的，男人是泥做的，再男男女女，男人一點比較好，那種咄咄逼人的，比男人還很難招男人喜歡，這就跟「娘娘腔」的男喜歡一樣……

而如果說第一種女人還不多見，另一種——不斷抱怨的女人，就很常見了。女人天生愛嘮叨，嘮叨會讓男人心煩，但並不會因此而招待見，因為女人的嘮叨總往往不乏關愛，男人知道這一點。但不斷抱怨，就不同了。抱怨也是一種嘮叨，但是是嘮叨的升級，是惡性的嘮叨，具有毒藥一樣的功效。現代社會，雖說男女平等，但實際男人所承受的壓力要比女人大得多，而大凡男人，無不希望能成功，掙上大錢，使一家老小過得舒舒服服，但並不是每個男人都有那個本事，事實上，能掙大錢的成功男人終究還是少數……因而男人期盼女人能理解，即便抱怨，也點到為止。然而這一類女人往往缺乏自知，自制，總是抱怨這抱怨那，把「窩囊廢，沒用的東西」之類掛在嘴上……男人在外奔波、打拚，本來就夠累了，回家還要面對這樣的女人，能不壓抑、憤懣？曾看過一篇關於離婚的調查報告，很有一些男人不惜一切衝出圍城，就是因為受不了女人的抱怨，不想面對這一類女人……

說到這裡，想必有女性朋友會撇嘴，不屑地說，誰稀罕男人喜歡啦？男人有什麼了不起的……話是可以這麼說，但問題是，女人總要和男人打交道，即便是單身主義的女人，也不例外，那被男人喜歡，被男人尊重、讚美、愛慕、珍惜，總比不喜歡要好……是不是這麼個道理呢？

魚撥刺鳴」；王維的「人閒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。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澗中」，等等。

靜，是一種氣質，也是一種修為，要達到心靜如水的境界，是需要養成的，古人叫做「習靜」。唐詩云：「山中靜觀朝樞機，松下清齋澹露華。」靜，不是一味地孤寂和冷漠，而是要在嘈雜的塵世間，秉持一種寧靜的心境，儘管門庭若市，也能心靜如水。惟靜，才能心清氣朗，觀照萬物；惟靜，才能從容深思，洞明世事；惟靜，才能興致盎然，笑對人生。功利繁擾，心浮氣躁，是不可能得意，也成不了大氣候的。

一個人若能排除外界紛擾，其心就會因空靈而專注，其思就會因專注而致遠，因此說，心無旁騖方能遠悟。

，同樣

拍雲崖暖，大渡橋橫鐵索寒。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軍過後盡開顏。」任何一個想解中國現代史的人都應當熟悉這首詩。

有一類詩人是歷史大浪裡深情的慨嘆者。



家鄉的農家，三個兒子去服役，家中除了「出入無完袴」的兒媳婦，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去應徵的勞動力。最後，解決辦法居然是「老婦力雖衰，請從吏夜歸，急應河陽役，猶得備晨炊。」一戶普通百姓的遭遇濃縮了當時淒厲的戰亂景象。

# 歷史的詩化

道：「勝敗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」短短的四句詩就有對人性的審視，對風土的重來，還有對以成敗論英雄的價值判斷的質疑。

《赤壁》寫道：「折戟沉沙鐵未銷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杜牧的觀點很有啟發性，即偶然事件可能改變歷史。經他提醒，我們不是可以思考一下：如果沒有「九·一一」，布什會怎樣？美國會怎樣？世界會怎樣？

杜牧這位詩人，除了留下「霜葉紅於二月花」這類謳歌自然的絕妙佳句，人們更難忘他的《阿房宮賦》的結語：「嗚呼！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不天下也。」「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；後人哀之而不鑒之，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。」這雷轟般的警句，令歷史學者神馳，也讓清明的政治家一刻也不敢懈怠。